

96
K565.41
4
2

世界史精览

从革命到独裁

——悲壮的法国大革命

陈贵峰 刘桂珍 陈小春 著
陈振中 刘新春 葛波



长春出版社

C

297.96

《世界史精览》编委会

总策划 杨德宏 王占通

主 编 申晨星

副主编 王恒伟 夏保成 张耀民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占通	王亚玲	王国瑞	王洪玉
王恒伟	冯 超	申卫星	申晨星
刘 泓	阴 玺	巩英春	李松梅
李 健	李焕栋	李曦瞳	杜宇峰
陈文海	宋洪章	杨德宏	张耀民
周 杰	郑淑芬	夏保成	鄂淑燕
颜海英			

序

人，无不懂憬明天，也频频回顾昨天。从总结昨天得到启发，汲取教益，变得聪明。个人如此，群体亦如此。作为类，人类也是如此。这个昨天，就是历史，是不可追回的客观存在的历史。历史家去研究它，表述它，写出来的，人们也称之为历史。

历史家的历史不是百分之百的绝对“客观”的历史。他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试想，你逛过一个商店归来能把万种商品千人顾客百般陈列一一状写得“客观”无疑吗！何况人类历史的复杂性那是商店的琳琅满目无法比拟的。而且，他也完全没有必要去追求这一点，个中道理不言自明。每个历史家都从不同的时代视野、不同的方位视角去审视客观的历史，写出不雷同的历史，得出不同的见解：或灼见、或偏见，或深邃，或表象。

今天不是历史，而是现状，一旦到了明天，今天的现状就成了昨天，成了历史。于是二次世界大战、冷战时代、文化大革命，海湾战争等等便相继进入了历史家的视野，历史不断增添新的、需要从头研究的领域。今

天的历史家写出一部最成功的史著，明天的历史家也会感到不足。因为总会有新资料的发现，新研究手段的出现，更重要的是认识的前进。比如，一个阔别几十年的游子重新回到家乡，村边小溪所引发的思绪，必然与他儿时同小朋友戏水时的感受迥异。那么，一代代历史家之间对历史长河的理解又怎能一致。难道还会有哪位现代历史家以“宗周”“据鲁”的原则去写春秋么！不唯如此，在历史家的历史中还有历史的伪造，尽管历史伪造者在史学史上极少（不能把或由于疏忽，或由于资料不足研究手段落后造成的失误列入此类）。且说那部曾被推崇备至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罢，如不论其历史观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多少共同点，仅就史实而言，这部大作中充满了大量伪造，并开了一代谤史的先河。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一批批列宁时代的老战士被污为“帝国主义走狗”、“奸细”、“间谍”。谎言即使由钢铸就那也是脆弱的，如今那些污陷阴谋已真相大白。历史家当然要重写这段历史。

正是由于存在上述种种因素，从孔丘、司马迁、希罗多德到今天，古老的历史学还在开拓前进。人类只要拥有明天，就不会忘怀昨天，历史之树常青。

历史学的功能，因写史人的眼界不同而不同。司马光把他主编的那部名著题名《资治通鉴》，目的了然：“资治”，为君王提供统治术，达到一家天下长治久安。封建社会的“正史”大抵都奉行这一最高宗旨。随着近代

民主政治的推进,以维护专制统治的统治术为中心内容的封建史学逐渐被抛弃。本世纪20年代末兴起于法国而后波及全世界的新史学学派一反传统,冷漠政治史,热心“长时段”的、普通人参与的历史问题,社会史、人口史、家庭史、心态史备受青睐。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历史学的社会功能极为重视。他们稔熟古代史,他们对古代农村公社、国家起源、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研究巩固了哲学唯物史观,确证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确证现存制度的历史暂时性。现实的阶级斗争史更受到他们的重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篇幅不大,但却不能不列为马克思的重要著作。它成书于1851年底至1852年初,却预报了下一次法国革命即近20年后的巴黎公社革命的主题:打碎官僚国家机器,代之以社会公仆的政府。这个主题至今光辉不减。

垂范史坛的大家大手笔毕竟是少数。以一般的教化功能为主的史著则是大量的。这其中有的明确限定主题,如爱国主义,国际主义,英雄主义,等等;有的则是一般历史知识。我国向有重视历史通俗读物的传统。《三字经》从“自羲农,至黄帝”开始,用了大量篇幅讲述历史。宋元时人陈桉的《历代蒙求》、黄继善的《史学提要》等以历史普及读物常传不衰。世界进入信息时代,国家走向改革开放,普及现代科技常识,加强外语学习,都十分重要,今人的知识结构也不应照搬古人。但是具备一般历史常识还是十分必要的。

近年来中国历史普及读物编写和出版都有可喜成绩，有的工程浩大，有的富有新意。世界史方面的同类读物相比之下略嫌不足。长春出版社的同志非常关心这方面的工作，倡议、组织编写这套丛书。倡议得到一批同仁响应，有学有造诣的师友鼎力合作，有在读学位的青年朋友热情参与。历时近二年，丛书即将付梓，如果它能在普及世界历史知识方面能起一定作用，将是几十同道的极大欣慰。

编写这样一套通俗历史读物，在我们是初尝，没有设计成规，只提出一般原则：科学性与可读性。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具体处理，则由每册作者自夺，文责自负。至于风格，更没有追求划一。倘如常言所道文如其人，那末，30余人本就各异，何必一律严肃、一律微笑呢。从几千年的世界历史长河中，选出30个左右题目，当然只是举起算算大者。但也有些重要题目因有关通俗著述较多，本套丛书就没有再重写，好在读者也不是把它作为教材来谈。

全体同事虽付出很多劳动，但纰漏在所难免，敬希方家和读者指正。

申震星

一九九四年六月

目 录

第一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法国大革

命的缘起 (1)

崛起的革命时代乞助于卢梭——一个
日内瓦的公民。罗伯斯庇尔说：

“这次革命，卢梭就是导师。” (1)

“那一天，我目睹了法国革命引
起的第一次流血事件。”文学家
司汤达这样追忆道 (18)

西哀士质问法国：“第三等级是
什么？”路易十六惊呼：“怎么，
这不是造反吗？”“不，陛下，是
一场革命。” (25)

第二章 拉法耶特的革命——君主与

自由结合的梦想 (34)

攻陷巴士底狱，“华盛顿之子”成为
革命领袖 (34)

自由的光芒熠熠生辉 (39)

“把拉法耶特吊死在路灯杆子 上”	(45)
第三章 布里索的革命——共和国与危机	(53)
在分裂中产生，在斗争中壮大	(53)
国王的脑袋成了党派斗争的赌 注	(58)
在内外交困中挣扎	(65)
第四章 罗伯斯庇尔的革命——血腥与 辉煌	(71)
路易应当死，因为祖国必须生	(71)
残垣断壁下站立着罗伯斯庇尔， 面对的是满目疮痍，危机四伏 的法兰西	(77)
我们应当用大炮来向敌人表达 我们的宪法！我们每个人都誓 死消灭一切暴君	(86)
强盗们得势，共和国完蛋了。 罗伯斯庇尔自己也被送上了断 头台	(91)
第五章 富人的王国——热月党人与巴贝 夫：通向独裁之路	(102)
“金色青年”与白色恐怖	(102)

巴贝夫与平等派密谋 (108)

第六章 走向权力顶峰的拿破仑——

从伟大到荒谬 (115)

最强劲的生命气息吹进并活跃
了泥土造成的人，大革命的呼
唤，战神拿破仑出世 (115)

1796年4月9日，一支破烂的
法国军队在一个据说叫拿破仑
的率领下，正走在阿尔卑斯山
的狭长地带，说是去意大利
打奥军，太可笑了！欧洲没有
一个人看它一眼，然而就是这
支军队在意大利战场上演出
一幕又一幕有声有色、威武雄
壮的活剧，拿破仑从此声威远扬 (129)

扑朔迷离的政局，拿破仑神秘
离开埃及。共和国鼓乐喧天，
为的是迎接共和国的将军，然
而它迎回的却是一位君主 (148)

内安法国，外和欧洲，拿破仑
泪洒意大利，血腥的史诗并未
结束 (165)

科西嘉怪物来了，惊呆了的欧洲屏息细听。英国弄巧成拙，沙皇痛哭流涕。拿破仑和亚历山大热烈拥抱，相见恨晚 (182)

惊人的举措，维也纳举行没有新郎参加的婚礼，伊比利亚却高奏拿破仑的丧歌 (215)

第七章 走向深渊的拿破仑——从皇帝

到囚徒 (225)

“再过三年，我就要成为全世界的主人。”1812年拿破仑如是说。然而，莫斯科却为他造好了囚车 (225)

山河飘零，拿破仑挥泪退位。

英国报纸说：“世界历史上最庄严的英雄史诗结束了——

他告别了自己的近卫部队。”

可拿破仑注定还要震惊世界 (240)

厄尔巴岛的囚徒，天涯乡思，

欧洲再次惊呼：“拿破仑回来

了！”百日黄梁梦，滑铁卢不

尽的遗憾 (255)

历史的重负，海岛遗恨，拿

破仑荣归故里 (264)

第一章 山雨欲来风 满楼——法 国大革命的 缘起

崛起的革命时代乞助于卢梭——一个日内瓦的公民。罗伯斯庇尔说：“这次革命，卢梭就是导师。”

18世纪末，旧法国走到了它的尽头，紧接着是一场波澜壮阔的革命。这场革命影响之大、意义之深远，正象列宁所说的那样：“整个19世纪，即给予全人类的文明和文化的世纪，都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它为全世界奠定了曾是无法消灭的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自

宙的基石。”

实际上，这场革命早就开始了。不过，不是在巴黎街头，而是在法国人的思想中。人们将19世纪后一切大革命的责任都推到了卢梭和伏尔泰的身上。雨果在自己的作品《悲惨世界》里，借主人公加夫罗克之口说了两句带着嘲弄口吻的歌词：

“这是伏尔泰的过错！这是卢梭的罪过！”

当然，问题不会这么简单。众所周知，一个社会和一个国家所经历的任何一场动乱，如同法国在18世纪最后12年所经历的那场动乱一样，都不是由单一事件引发的，尽管可能这一事件十分具有爆炸性。人们决不会象赛场上的运动员在听到裁判的枪声后立即冲向起跑线那样，仅仅由于某一事件的发生就去围攻旧世界，更不能归结为某个人或某几个人。

思想界的潮流也是如此。正如路易十六在刚听到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时与其大臣一段对话所说的那样：

“怎么，这不是造反吗？”

“不，陛下，是一场革命。”

卢梭、伏尔泰，还有孟德斯鸠等人，他们在

思想界所掀起的震动，也是一场革命，这就是世界近代历史上震聋发聩的法国 18 世纪启蒙运动。

在伏尔泰和卢梭之间，承担最重要任务者是卢梭。他是精神力量超越现实时代的一个最显著的榜样。他洞察、转变及改革了他的世纪和下一个世纪的社会。他对行将崩溃的旧世界仇恨并没有使他认错了其目标。

卢梭是共和政体的传道者。法国大革命者称他为革命的鼻祖；国民会议最得势时人们崇拜之有如神；罗伯斯庇尔下令将他的遗骸迁至先贤祠归葬。

真的，卢梭自己不会梦想到他死后的光荣竟如此伟大。有许多理由使我们可以相信，如同伏尔泰一样，对法国大革命所加诸于他的赞扬，或许有人会予以否认。一个伟大的事业常超越它们的创始者而前进。被解放了的思想必会激起一种不能预测的大骚动。可是这样造成的社会骚动仍是他们奋斗的成果。尽管他对于命运所给予他的任务提出抗议，但是卢梭，这位孤独者，仍不失为历史上一个革命的伟大的前驱，新时代的创始者。

卢梭，出生在日内瓦的一个小资产者的家庭里。日内瓦是一个共和制城邦。对于时代来说，这个共和制城邦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矛盾，它被实行君主制和信奉天主教的诸大国所包围，所渗透。

卢梭对他自己的出生地非常自豪，他一生深深地留着这痕迹。他亲手题词：

“卢梭，日内瓦的公民。”

他主张他应该有权利做“一个自由国家的公民和民主国家的成员”，他在《人类不平等起源论》的卷首写明是“奉献给日内瓦共和邦”。不管故国是如何的忘恩负义，甚至要迫害他，他总是很关心并爱护自己的“祖国”。他绝不支吾地称赞那个劳动大众的城邦和它的共和国政治的风尚。在他离开日内瓦谋生的时候，常在情绪上表现强烈的爱和悲。

“每当他研究有关政府的问题时，要是在搜集研究之中，找到本国政府所谓新的可爱的理由，他总是显得很快乐。”

当他对于一切政府加以批判时，“他仅保留着一个，并举它为模范政府”，这便是日内瓦政府。

卢梭的祖先也是法国人。他是被迫从法国逃亡的新基督教徒的后裔。虽然他以坚持日内瓦独立为荣，可是他对于法国仍还表示偏爱。他曾想隐瞒这个事实，然而终归无效；他对于法国常保持一种偏好，自认是这样：

“法国有着少许的成功，便使他心里欢乐；她的失败，便使他苦恼，好象这些失败是临到他自己身上一般。”

他37岁那年，仍还处于贫苦的平凡著作者群中。他们靠着从富人们和他们的伙伴的餐桌上拾取面包屑度日。

然而，1749年夏季一次偶然的事件，使他象被雷电所击一般，受到了启示。他的笔握在手中，无异是一件凶猛的武器。他感到自身已投入于战斗的场合，在那里，有最卓越的人类精神的斗士，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着竞争。然而他一击便胜过了其他一切的人。他带着诧异和惧怕的心情，听到了他本身的声音，它使沉重的声调充满了圆形的剧场，象古代护民官的声音一样沉重有力，它攻击最受人尊敬的偶像，并撼动了旧社会的基础。

事情是这样的。一天，他去慰问因违反出版

法而被禁闭在梵孙莱地牢中的狄德罗。天气非常炎热。他沿着荫蔽的路步行6里的路程，一边走一边翻阅一册文字评论的书。他瞥见狄容学院的通告，悬赏征求研究下列问题的佳作：

“科学和艺术的进步，是使道德改善？抑使道德败坏？”

一霎时，他好像“被千百道光线刺射着；许多有生气的思想”对他攻击；他感到窒息，昏迷不省人事；他倒在路边。在这里，他在思想上经过半小时的错乱状态，他发觉他短衣的前襟已被泪水湿透。他说：

“在那一刹那，我已生存在另一世界，我已成为另一人。”

这时涌现脑际的，不仅是狄容学院提出的问题获得答案，并且有一连串相继而起的观念，犹如水闸一开，激起一个“伟大真理”的浪潮，这些真理将为他将来整个的事业形成基本的要素。这次心灵的震荡，显示出他真正的生命。他对法国旧制度的异议早就憋了很久。

卢梭体会到这时代中所酝酿的社会不安，并对它发生了兴趣。他不隶属法兰西和巴黎的集团，亦不受君主专制政体的统治。这种专制，